

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仙釋傳 異術

傅大士 釋

梁傅大士名翕字鳳、烏傷農家子、爲人端靖淳和、無所愛着、少與里人漁、以籠沈水、祝曰去者去、止者留、自是他漁者、輒竟日無所得、一日遇胡僧、曰嵩頭陀、與語因地、因令臨水自照、乃見頂光、莊嚴法相具

足卽悟前因乃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當度衆生何暇思天宮之樂乎因問修道之地僧指松山下雙檮音陶樹曰此可矣大士因棄家修道於此所居恒有虎卽以餘食投之虎卽馴伏所投之食咸化爲石五色通明火通六年令弟子奉書武帝帝知其神異卽勅關者預鎖諸門大士出木槌叩一門諸門洞啟直入善言毀唱拜不從徑登西國貢榻帝問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帝大異之親爲設食特詔供養於鍾山朝野傾矚後復還山前此兩樹根株異植枝葉連理各有異氣出木

窟中、經行其下、嘗聞天樂、時降甘露、因於其間、置刹
號曰、雙林、始爲輪藏、以轉諸經、嘗登山經行次、忽有
奇雲五色、圍繞其身、經月不散、因號其山曰雲黃、所
示法要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
主、不逐四時彫、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行
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四語鮮會、又偈曰、夜夜抱佛眠、
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
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心王銘有
云、水中塩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
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紹泰元年、告衆曰、

我聞大覺捨頭目財法利安六道佛法欲滅先有衆
災雲集人民困苦如今所見次第當至誰能普爲一
切遺身度世於是上足承言法事甚衆大建元年示
疾卒其事詳載徐陵所撰碑中

論曰大士三偈旨趣幽玄機鋒險峻其第一偈卽
儒者談理豈能遠過其第二偈則趙州臨濟啟關
發鑰之語不謂達摩未來而大士之言默符冥契
竒哉

惠約

天台智者大師另是一人

惠約卽智者大師姓樓氏名靈燦烏傷之山里人家

世爲郡掾吏、約生而開敏、未嘗食鮮、不衣縑纈、年十二、至剡窮究經藏、旣乃師事惠靜、靜才識清遠、爲時名僧、每相賞異、因改名惠約、齊竟陵王鎮會稽、招禮之、剡令周顒慕其清勝、去官偕與至都、住草堂寺、司空褚淵請講淨名勝鬘經、淵嘗疾、約往問、淵在寐中、聞有人曰、菩薩來也、驚覺而約適至、坐頃、病忽瘳、淵益神之、及爲尚書令、請於帝、居約省中、左僕射王儉亦相信從、亦請約居省中、或曰、師旣絕穀、清虛高蹈、物表、而屢接朝貴、毋乃未忘勢乎、答曰、貧道意樂便往、不知其他、已而儉卒、約還草堂寺、而吳興沈約與

周顒偕至、一見嗟異、以爲道安惠遠之流、隆昌中、沈
除東陽太守、遂與共舫到郡、遊金華赤松澗、經年斷
穀、但進麻棗、時有道士居此、爲山精所苦、觀宇空廢、
長山令徐伯超、請約居之、約直往卧、忽二青衣女、資
質姝麗、從澗中出、約與語、女頂禮而去、會沈約被代、
因還草堂、天監中、沈約爲尚書僕射、啟請約居省中、
後沈爲丹陽尹、一日神氣不樂、仰頭視屋、謂約曰、昔
王褚二公、並爲京尹、供養法師、今弟子復得繼跡前
修、嗣朝賢居此者、亦應相奉、弟子朝露耳、不知師當
復見如弟子輩者幾人、約證目良久、乃曰、顒越瀟報

既。是。方。便。輪。轉。貧。道。應。助。世。教。別。有。緣。會。當。非。復。此。屋。也。沈。曰。弟。子。當。見。法。師。此。時。否。答。言。不。也。沈。指。同。坐。客。應。豐。之。曰。此。少。年。見。否。答。言。不。也。沈。不。懌。而。起。其。年。沈。卒。後。一。年。應。豐。之。亦。亡。豐。之。始。病。進。藥。曰。無。用。約。公。言。驗。吾。必。不。起。矣。天。監。十。一。年。武。帝。始。請。相。見。每。與。談。說。動。經。晨。夜。一。日。延。約。於。內。殿。先。行。頂。禮。法。師。勿。使。外。人。知。少。選。約。合。掌。入。澡。瓶。中。成。五。色。雲。臺。結。跏。正。坐。須。臾。之。間。復。身。如。初。亦。謂。帝。曰。貧。道。身。入。澡。瓶。亦。請。陛。下。弗。使。外。人。知。若是本色道流只當願。陛。下。弗。使。自。知。智。者。大。師。用。許。多。云貧道受陛下頂禮神。通。止。足。生。其。崇。信。不。足。開。其。本。覺。帝。於。是。執。弟。子。

禮北面受戒、每與約語、呼爲闍黎、與臣下言、稱爲智者、自皇儲以下、莫不受業、京邑名僧士庶、著弟子錄者、四萬八千人、中大通於所生宅、置本生寺、詔所居里、爲智者里、大同元年、有疾、謂弟子曰、我見道場內、有老翁被髮執錫、女見否、遂卒、帝臨其喪、詔塔於寶誌墓傍、始知所見老翁、卽誌公也、本生寺樹碑、蕭子雲撰文、草堂寺碑、王筠文、

論曰、智者大師、能已褚淵之病、而不能緩沈約之死、能入澡瓶、結跏趺坐、而不能使梁武無臺城之阨、非道不足、良由聚散成毀、道之自然、卽其身尚

不能逃。而能有術以濟人哉。齊梁君臣不知反身求道以立邦本。徒妄希福田利益。誤矣。

千歲和尚

後以入浦江之時爲序。故列之智者之

千歲和尚。相傳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降生。左掌握拳。因名寶掌。魏晉入中國。入蜀禮普賢。留大慈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申夜坐。階前鬼神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南歷衡岳。匡廬。尋入建業。會達摩入梁。叩請證悟。梁武帝以其年高。延供內庭。未幾如

吳作偈口、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
盡佳山水、至浦江、里浦山下、遇一老人、問欲何之、師
曰、訪地修行、吾將老焉、老人曰、北山峰巒奇聳、中有
石窟、如方丈、號浦巘、宜有道居之、值中秋、遂抵巘下、
見其山泉秀潔、月白風清、師乃歌、有行盡支那四百
州、此中徧稱道人遊、之句、遂結茅於此、而名其山曰、
寶掌、一夕雷奔電掣、巨石突起菴前、因名爲飛來峰、
師夜誦經、有五人聽講、問之曰、吾山中五通神、居巘
北石上、因名曰五通遊、戲峰、旁有一石、師常晏坐、因
名石晏巘、時有朗禪師、與師友善、師還、自大馳書、則

答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回師住寶掌十七年。一日告其弟子慧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合將謝世。說偈而暝。慧雲得師丹訣。住東巖下。能使顛頂開闔。龍虎皆伏。號伏虎禪師。

論曰。寶掌能以神丹自壽。服食練形之學。釋氏之所不取。及遇達摩。乃始證悟。而卒以授其徒。毋乃結習未忘耶。

具胝

〔唐〕具胝和尚。新昌章氏子。在金華山。初住菴。有尼曰。

實際至、戴笠執錫、遶座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皆無對、尼便去。曰日勢將沉、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又無對、尼去。具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質、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無去、不日將有肉身菩薩至、逾旬而天龍和尚果至、具胝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具胝當下契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抵對。人謂具胝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胝一日潛袖利刀、問童子、聞汝會佛法、是否。童子曰、是。曰如何是佛。童子豎指、胝以刀斷其。

指童叫喚走出。他日。胝名童。童回首。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胝將卒。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禪。一生用不盡。

論曰。或疑具胝豎指。則是。其徒豎指。則非乎。曰。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惟斷去其徒之指。方不於指上求佛法。方知一身揚眉瞬目。擎拳翹足。莫非佛法。且道佛法在指頭。還在目中。也不在指頭。也不在目中。須知見從何起。起無所起。如是則賓中主。主中主。歷歷分明。

貫休

貫休、姓姜氏、蘭谿人、嘗得十五羅漢梵相、觀之、尚缺其一、夢有告者曰、師之相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至今十六應真錢鏐稱吳越王、休投以詩、曰、貫通身在蘭谿大雲寺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蹈林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傳語曰、十四州宜改四十州、乃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泝江西上至渚宮、高氏優遇之、館於龍興寺、亡何入蜀、蜀王建客遇之、令主東禪院、錫號禪月大師、日致茶藥之屬、嘗有內宴、貴戚滿座、

休亦與焉。建曰：師試誦近詩。休卽吟公子行云：錦衣
鮮華手擎鵝。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
帝三王是何物。撫節高唱旁若無人。客皆大怒。休少
工篆隸。荊州成中令涵就問筆法。休良久曰：此事須
登壇而授。詎可草草言之。成亦怒去。又每得句輒自
語曰：只堪供養佛。嘗贈人云：風清江上水。霜灑月中
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其自貴少諧如此。詩已
會禪傳者以爲自登鄱陽寺閣詩曰：寺樓閒縱望。不
貴知心之難如此可到斜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寒江平楚外。細
雨一鴻飛。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春日山行曰：重

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
壤生紅木。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日。曾與道人期。他
句如一林。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壑風吹磬斷。杉露滴
花開。何年今夜意。共子老孤峰。絕句如霜。月夜徘徊。
樓中羌管催。曉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皆稱佳唱。當
時與齊已齊名。有西嶽集十卷。吳融爲之序。弟子曇
域增爲二十五卷。

論曰。吳賜如云。有唐風雅旁達。皎然靈澈。遂入作
者闡域。然皆假津要貴。托乘名流。以資輪翮。禪月
淨嶸。晚季周遊萬里。頡頏王侯。溟既敷。宗風兩

振會理收。時托諷喻。覽其旨趣。蓋非詩僧。

保暹

〔五季〕保暹字希白。金華普惠院僧。景德初。陳克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寄行肇上人曰。舊隱湖西寺。青青千萬峰。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疎鐘。開口與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重登文兆師水閣。曰。重來共倚欄。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長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裏。從茲定掩關。寄白閣元貞曰。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垂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

名者。青門得路難。秋居書懷曰。默默踈林下。獨知秋
氣濃。半生猶是客。後夜更聞蛩。吟苦仍成癖。年衰自
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峰。皆精婉。有貞元遺響。
宋德謙禪師。居武義明招山。道風遠播。機峰峭峻。不
遜雲門雪竇。非深透禪理。不能領會。故不錄其公案。
明千巖和尚。臨濟正宗。中峰嫡嗣。居義烏五雲寺。十
嘗見其語錄。宋學士濂時至寺叩請。至今猶存學士
亭遺迹。婺州儒者。諱言禪。至宋學士始深悟佛乘。臨
歿。作觀化帖。以儒者不識禪理爲惜。末句云。世人不
信。可甚可歎。全文見集中。其所得於千巖深矣。

定光佛

定光佛、姓徐、金華十九都、鬱塘人、出家祥符寺、法名志蒙、好衣錦繡、往來闕閭間、勾錢市蔬首、充僮、故名猪頭和尚、或伺所遺骨、終不能覩、凡言災福皆驗、在婆三十載、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堅留不可、抵衢之吉祥院、即今天寧寺、形態顛狂、見有新人過市、揭簾咬其頸、從者大驚、驅之、乃曰、三籬麻、繩二籬斷、不諳其意、女歸一月、縊死、以一籬未斷也、一朝往南市、向人家齋甕、間持棒、驅出、急除厥穢、穢沉底、發之、見毒蛇、斃其下、一家得全、事多此類、衢守異之、招而

與之食。守有女。年十九。未能言。覩見師。卽朗聲曰。此定光佛也。師曰。泄吾機者。織女也。女卽坐脫。師歸澡浴畢。乃作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首千個。不把片嘗。陶其真性。吾是定光。說畢亦坐脫。越七日。異香滿室。後寺火盡燼。師真體獨存。趙清獻公抃爲之讚。曰。散聖初來自狂走。盤殮一日一猪首。迄行坐脫世始知。古佛定光化希有。教言能伏災火風。大士同慈暄。衆口爲霖救旱享。克誠嚮應未嘗逾。所守嚮人知。恩思報恩。廣殿深藏宜不朽。

月明岩。慧光佛。無考。故未立傳。

邢侯

邢侯諱植行第九金華赤松鄉人母夢金甲神入懷而誕生有膂力宋慶曆間應武科不第歎曰大丈夫生不遇時當廟食百世卓立而卒鄉人立廟紫巖祀之紹興間命師於淮上禦敵見陣前有神長三丈揚旗書護國邢九公軍得全勝此後師中皆祀之開禧用兵疾疫大作侯顯靈而獲痊勅封忠佑侯廟曰康濟又封剛應廣利忠佑侯勅封者三凡鄉民水旱疾疫火盜禱之輒應鄭剛中題其遺像曰氣宇不凡面猶心赤歿爲靈神生爲豪傑護國佑民恩封三錫冕

旒衮衣。萬年血食。

白砂招利侯

金華之南。鄙有白砂堰。三十有六首。卽輔蒼尾跨古城。極旱不涸。極澇不潰。灌田不知幾千萬畝。民用饒足。皆藉招利侯靈。旣侯姓盧。字文臺。漢末討赤眉有功。嘗著顯跡矣。所居卽輔蒼墾田。號盧坂。歿而葬焉。遂廟食其地。吳黃武六年三月大水。廟之香火漂至白砂。遂建廟祀之。赤烏元年旱。鄉民謀開堰。引水灌稻。鉏畚所及。纔三十步。巨石晶然。隱出。役夫斂手。乃禱於侯。一夕大雷雨。空中洶洶若喊聲。迨明石已開。

三十六堰。以次而成。唐僖宗封武威侯。錢氏有土封保寧侯。宋政和間。乃賜廟號招利。淳熙間封靈贖侯。自漢末至今。千有餘年。垂惠顯靈。民受其賜。每歲秋州里及他境之民。揚旂捧香。以千萬計。今欲存三佛五侯遺蹟。訪得杜伯高碑記。予節畧志之。

錢侯

錢侯諱佛紀。行三。義烏智者鄉人。少學法於母舅鮑六郎。又師匡廬道士。盡得其符呪指訣。能驅魔祟。起危疾。一日與邢侯鬪法。從地湧起石塔。擲竹葉於水。化爲魚。冷水熱沸。卒爲神。淳祐二年。臨安火。侯往救。

火卽滅、理宗勅封火應侯、立廟古盤山、一切水旱癘疫、禱之輒應、鄉民至今祀之、東陽有錢侯塑像、貌白皙、恂恂儒者、戴烏巾、金帙額、捏訣介而坐、殆卽侯也。

陳侯

陳侯以行稱、百廿五云、橫溪人、赤臉、睜目、昂鼻、長鬚、剛稜、雄赴猛氣、逼人、少貿易、折本、囊空無所向、獵於山、生擒白額而歸、歿後、顯靈、明時盜發、用鏡、鬪者怯、侯以陰兵翼之、誅其魁、搗穴、殲之、封鉄應侯、廟食至今、東陽有陳百廿五相公、凡獵戶、油車之家、皆奉爲香火、其卽侯耶、其非侯耶。

皇初平 仙

〔晉〕皇初平、蘭谿人、幼牧羊、忽失之、四十餘年矣、一日其兄初起之市、見一道士、言初平在金華白石室中、走索之、椎髻樵齒、猶故時容、叩其所爲、曰牧羊耳、羊惡在、曰在山東、往見白石磊磊、以爲誕、初平叱之、石皆成羊、飲齧萬態、初起大駭、下拜師事之、絕粒服松脂、茯苓、在赤日中無影、遂俱仙去、其地號赤松澗、相傳神農時、雨師遊此、以火自焚、其松盡赤、初平得道、因取以白號、與張子房所云赤松子不同、山腹爲觀、觀傍古松百餘、丹井出焉、熙寧中、道士且食、忽見松間羣雞皆振

羽鳴異。而跡之。有物如彈丸。光焯然如電。欲流急掬。而置之。奄俄指臂如灼。大詫謂此必丹也。欲啟而吞之。則化爲蟾蜍。色如瑩玉。伸手攫之。透指而出。遂失所在。至今深夜涼月高秋。時見神光浮峰頂上下。其形如鳳。沈約赤松澗詩曰。松子排烟去。英靈緲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茲化。雲駢於此陟。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饑向朝霞食。何時當來還。延竚青崖側。唐宋邕詩曰。莫道真遊烟景賒。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舞春常在。洞口人間日易斜。一水暗迴低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成

隊難收拾。吃盡山中芭勝花。或載曹唐

馬自然

〔唐〕馬自然，名湘，建中元年八月十五日，南自霍山，至永康延真觀前，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爲石，已而果然。忽大風震電，石作數段。刺史楊發昇其兩石入郡齋，以其二置龍興寺九松院，霜皮鱗皴，各高六七尺，深三尺，故根尚存。其時他山松亦有化者，湘爲人類，風狂能與人治疾，不用藥，但以竹杖擊病處，或指之吹杖頭，如雷鳴疾，卽愈。又喜爲詩，相傳其登泰山詩曰：太初一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

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含遠嶽、
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江海茫茫轉更
深、馬自然不知何許人、浙東志載馬湘錢塘人、或曰
鹽官人、少爲小吏、好經史、工文學、嘗遍遊方外、至湖
州醉墮霄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指溪溪卽逆流、每
飲酒白塔巷酒肆、醉謂主人曰、我今且仙、無以酌宿
通、乃出囊中藥、點酒器、並爲紫金、宋大中祥符間、卒、
塋於杭、明年東川奏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
昇、杭人發其塚、止存竹杖、其卽此人乎、

趙炳異術

漢趙炳、東陽人、能為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
虎即伏地、可縛、以盆貯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時遭
兵亂、疾疫大起、炳與閩人徐登遇烏傷溪上、各試所
能、登乃禁水、水為不流、炳即禁枯木、木遂生莢、其道
貴清儉、惟酌東流水、削桑皮為脯、禮神行禁、所療皆
除、後炳東入章安、今臨海縣人未之知、炳乃升茅屋、燃鼎
而爨、主人驚呼、炳笑不應、炊畢、茅無所損、又嘗臨江
欲渡、舟未發、炳則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百姓信服、從者如歸、章安令以其惑眾殺之、而民為
立祠曰趙侯廟、至今蚊蚋不入、今白嶽大帝即其人出天台志

論曰。二皇清修絕衆。實安期羨門之流也。况寄跡幽勝。託賞藻翰。著撰之家。類喜稱述。馬湘知老松。仇石興圖並載。趙炳好爲襍僻。事怪典常。然范史抱樸子皆稱之。趣舉方間。豈能獨遺哉。

方技傳

戴思恭 朱震亨醫案附見

〔明〕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浦江人。洪武中爲太醫院御醫。寵賜優渥。三十一年。上不豫。輦出御左順門。召諸醫侍疾。無狀者。皆付獄。顧原禮曰。汝仁人也。罪無預。汝無恐。太孫卽位。誅諸侍疾者。拜原禮院使。諸王

入臨、太孫爲道前語、皆勞原禮有加等、且爲讚詠、方
文皇帝爲燕王、時嘗患瘕、久不愈、召原禮、原禮視疾
已、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曰得之矣、投之以劑、夜暴下
視之、皆細蛭也、原禮之學、得之朱震亨、震亨初習醫
時、方盛行大觀方、震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
輕、而爲前却、古方新病、安能相值乎、於是出門求師、
走宛陵、建業、不得、還至武林、乃得羅司徒知悌、知悌
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也、得金士劉完素之傳、名守真、人
稱劉震亨造謁、十往返、不能通、震亨乃立其門、大風
雨、不去、或告羅曰、朱彥修、江南名士、不可失、知悌遽

見之。如故交言醫之要，必本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

爲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又長沙張仲景詳外，東垣

詳內，必兩盡之。方無所憾。醫家大旨括於數語區區之學，泥之

且殺人。震亨聞之，夙疑，冰釋學成而歸。每治疾，巧發

奇中，諸醫皆驚，或訕且排之。卒乃大服，皆願爲弟子。

大江以南，莫不知有丹溪先生者。江浙省臣討閩深

入瘴地，病還，將北歸，震亨診之，日二十日死。倘在三

循時，名我，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也。如期卒於姑蘇。

又權貴人以微疾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震亨入

診，不言所病，出告人曰：三月後當入鬼籙。尚以貴驕。

人耶、亦如期死、一少年病熱、兩額火赤躁而走於庭、不自禁、將蹈河、震亨曰、此陰證也。製附子飲之。衆皆愕飲。已疾如失。一女子狂而譫、如鬼憑之。切切私語、求震亨治。震亨披帷掌其頰、責其有外心。女驚啼。侍者亦訝。已而疾良已。蓋是女已字而避時也。他奇多若此。在諸書中不載。原禮初學醫。卽師震亨。震亨盡以其業授之。而醫益有名。治多奇驗。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浮則表證虛則不宜。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

裏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烹液冷飲
之大汗而愈諸醫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易衣不
至怒遂厥如死灌以蘓合香丸而瘳此後聞人步重
或雞犬聲輒厥原禮口脉甚虛重取則散是謂汗多
亡陽正合經意以參芪補之驚漸減淡旬而安松江
諸仲文長夏畏寒常挾重纊飲食必熱如火方下咽
微溫則嘔他醫用胡椒煮伏雞啖之至三病愈亟原
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
矣椒發陰經雞能取痰祇以益病以大承氣湯下之
晝夜行二十餘回噉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

瀝服之、竟瘳、姑蘓朱子明之婦病、每長號數十聲、暫止復號、人以爲中厲、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筭、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蘓人也、因免乳後、病驚、身翻翻如升浮雲、舉目則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補虛定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脉雖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卽愈、留守衛吏陸仲容、內子病熱、妄見鬼神、手足攣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應、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

用李杲

卽李東垣

以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

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此宋文憲濂所記。原禮醫既有名。吳中高士王賓願受方書。原禮曰。北面拜受。乃與賓不肯。一日原禮他出。賓入室取其書去。賓不娶。臨死以書授盛寅。侍文宣兩朝皆有聲。

論曰。宋潛溪云。醫之爲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執一定之方。治無定之病。刻舟求劍。不究軒岐。微旨。宋之錢仲陽。獨能發遺經之秘。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釋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氏之學。朱彥修得之最。

深。大江以南。醫本內經。彥修發之也。原禮其高第弟子。用心最篤。造理最精。故察症無不中。昔司馬子長作倉公傳。所載治病之狀。甚具。予因采掇宋氏之文。列之於傳。朱彥修依元史載文學傳。其醫法則附見於此。

虞搏

虞搏。號天民。義烏花溪人。其醫初法丹溪。應手多驗。著醫藥正傳。盛行海內。至於晚年。折肱之餘。匠心獨契。以神術名兩浙。復著方脈發蒙。域外竒觀。證治真詮等書。散失不存。已而族孫國鎮。令香山病劇。得國

手熊翁藥之而愈翁年百歲飄然若仙出證治真詮示之曰此君家天民書也吾挾此以遊大江之南活人多矣君其布之予得真詮觀之多類戴復菴證治之法復菴師舟溪而其法不純乎舟溪觀戴氏證治可見也凡學必至之而後能知之真知之而後能傳之今天民書具在苟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妨使其術昭揭古今惜予非其人也謹錄其概以待後之留心濟人者原書無醫案故不及錄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七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宦傳一

范汪袁宏山遐

晉范汪字玄平少孤貧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徧博學多通善談名理以從溫嶠平蕪峻功賜爵都鄉侯累佐庾翼軍府有名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頰請爲長史江州刺

史皆不就。自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旣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論者爲之歎恨。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爲人有機辨。謝安領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守東陽。安祖之冶亭。時賢皆集。安以一扇贈行。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卒於郡。郡人思之。爲立仁風坊。所著有東漢紀。咏史詩。東征等賦。

山遐。河內懷縣人。濤之孫。簡之子也。建元中。爲東陽太守。政尚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囚多重入。豈郡

多荼莠、抑楚毒之下、莫能自固耶、遐處之自若、郡境
蕭然、

殷仲文

殷仲文、義熙間爲東陽太守、能清言、善屬文、嘗登三
邱山、慨然悵望、後人思之、名曰峴山、秦置縣曰烏傷、
郡曰東陽、唐曰婺州、後晉曰武勝軍、宋曰保寧、
軍、明初曰寧越、後名金華、凡言東陽卽今金華、

論曰、仲文在婺有惠政、使人思之以名其地、而以
末路爲累、人諱言之、廣輿記因易爲仲堪、然以庾
信枯樹賦考之、其爲仲文不易也、此地實蒙其恩、
豈可因其晚節而削之哉、

蔡興宗

宋蔡興宗、濟陽考城人、謨之孫、廓之子、孝武之世、以吏部侍郎侍中、出爲東陽太守、清望蓋代、位至端揆、今郡南三十里之長僊源、有興宗祠堂、碑記俱存、

伏暉王志

南齊伏暉、字玄暉、平昌安邱人、曼容之子、幼傳父業、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齊名、爲東陽郡承、在位清恪、車服麤惡、郡多麻苧、家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後屢典名郡、俱如在東陽時、遷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之職、

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值至日，各釋還家。約期而反，已而皆反。一人後期，主者請捕。志曰：「此自太守事，勿憂。」明日果至，以婦產告，人服其威信。

沈約蕭子雲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南齊隆昌元年，以吏部郎拜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在郡登玄暢樓，嘗賦八詠詩。一曰：登樓望秋月。二曰：會圃臨春風。三曰：歲暮憑衰草。四曰：霜來悲落桐。五曰：夕行聞夜鶴。六曰：晨征聽曉鴻。七曰：解佩去朝市。八曰：被褐守山東。前七章

止言羈宦思鄉傷離戀闕之意八章乃言守婺事其
詞曰被褐守山東守山東山東萬里鬱青蔥兩溪共
一瀉水潔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瞻既
隱軫下睇亦溟濛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
溪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尺注懸淙掣曳瀉
驚電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竇有
滴瀝石乳室穹窿峭嶠塗彌險巖阻步絕通舍平生
之所愛歟暮年而此逢欲一去而不還悵邗衣之未
褻揖林壑之清曠事民俗之紛詭幸帝德之方升值
天綱之未毀既除舊而布新故化行而民徙播趙俗

以南徂。扇齊風而東靡。乳雉方可馴。流蝗庶能弭。清
心矯世濁。儉政革民侈。秩滿撫白雲。淹延事芝髓。其
思深永。體兼適怨。有風騷之遺。唐世因改名樓曰八
詠。而刻詩其上。約他作有去郡別吏民曰。微薄叨今
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飾驂去關
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期。霜載凋秋
草。風山動春旗。無以招卧轍。寧望後相思。泛永康江
曰。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
來。臨睨信永矣。望美暇悠哉。寄言幽閨妾。羅袖弗空
裁。遊飯山曰。平子去已久。餘風今復追。未必遊春草。

王孫自不歸。路高村反出林。長鳥更稀寒。雲間石起。秋葉下山飛。西河方閱訓。詎得解朝衣。他事在梁史。不具載。自約後最有聞者。爲蕭子雲。

蕭子雲字景喬。大同七年。以散騎常侍。拜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子雲風神閒曠。任好不群。弱冠績學。善草隸書。爲世楷法。百濟有使人至建鄴。適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候於渚。次望船而拜。問之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所求惟名迹耳。子雲乃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其子特亦善書。高祖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今見特迹。遂逼於卿。子雲著晉書百十卷。其

在東陽有贈海法師遊甌山詩曰。真心好邱壑。編說
幽棲人。忽聞甌山旅。萬里自相親。沈寥晚霖霽。重疊
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路起塵。動予憶山思。恫悵
惜荷巾。

論曰。金華僊郡也。攷諸前史。謝玄暉欲爲東陽。江
祐不與。遂至相怨。豈非以地值近甸。巒容川色。映
帶郊郭。足以洽高人之勝致。發其清懷乎。官此土
者。苟能宣猷布化。繼武龔黃。尙矣。其有風流名牧。
調瑟之暇。寄情篇什。披露山川。因以鼓吹風雅。又
寧可畧哉。

王承

王承字安期瑯琊人儉之孫僕射暕子也七歲通周易十五射策高第歷官侍中國子祭酒以戎昭將軍出守東陽爲政寬惠吏民懷之未期年卒於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時貴遊咸文學相尙罕知經術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每述禮易義以訓諸生右衛朱異方貴用事休下日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常指異門曰此中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謂承及弟稚也時稚亦繼爲東陽守

何焯

何炯字仕光爲永康令以和理稱民懷之祀於霞裏山曰故鄉祠暨唐兼祀周王二令曰三長官祠周與王蓋逸其名云

論曰漢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兼知賈誼之才而薦之賢矣司馬遷去其時不遠已逸其名周與王其永之吳公哉

章昭達

〔陳〕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始從高祖起義有功爲定州刺史留異擁衆據東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異知朝廷必東討塞江爲守昭

達密導官軍自暨陽走義烏，遂抵城下，異驚迫遁入
閩，依陳寶應。昭達再以都督將兵踰嶺，頓於建安。連
戰破寶應，擒異，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昭達性嚴刻，
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所向有功。然每飲會，必盛陳
伎樂云。

崔義玄

唐崔義玄，永徽中守婺州。睦州妖婦陳碩真反，僭號
據州，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
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媪家章叔胤妻言碩真自天還，
能役使鬼神，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

以叔靈爲僕射，攻睦州，下之。遣將童文寶，以兵四千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真有神靈，犯之必滅，衆恟懼，不前。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或無成，况憑妖妄，其能久乎？」乃命玄籍爲先鋒，而義玄統衆繼之。至下淮，戍擒其隸數千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以楯蔽義玄，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用命？」命撤之。士卒競奮，賊衆潰，斬首數千級。進至睦州，降者萬計，遂獲碩真，斬之。餘黨悉平。拜義玄御史大夫。後宋宣和賊方臘反，據險曰萬年樓，卽碩真故地云。

論曰能奮其知勇以捍大難殲巨寇固疆圉以衛百姓此守土之大功保民之隆惠也循法革弊清理賦役次之積穀預備以救饑荒次之嚴保甲以除盜賊次之明聽斷以雪冤枉次之表賢德以振風教次之反是以觀則守土之罪亦可得而定矣

沈清黃褐

沈清烏城人大曆中爲婺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州浙東西觀察使韓滉使清勒兵禦賊至汴口力戰而死贈衛尉少卿立廟以祀

黃褐閩人初爲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其治婺州

有能名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位將相乃自尊大誅滅無種矣遂遇害人皆憫之

論曰沈黃二公官於婆而致死於他者也然而猶吾婆之良牧也不可以不志

王仲舒

王仲舒字中并州祁人元和中州旱疫人死徙幾空仲舒爲婆守五年閭里增完按劾贓吏州部肅清監司以聞乃加金紫

杜暹

杜暹，漢陽人，爲婺州參軍。其家五世同居，暹事繼母孝，在任多惠政，秩滿歸，民或以紙萬番贐之，止受其百。民乃歎曰：昔廉吏受一大錢，此何異哉！

論曰：參軍幕官，卽今之經歷也。府志載唐婺守四十四人，而號賢宦者五人。暹以參軍與焉。人顧可，以官卑自廢哉！

洪公

洪公，字少卿，其名亡。貞元十七年，爲蘭谿令，信以待人，勤以集事，賦均而民和。節度使盧群稱其如精舍百鍊，良驥千里云。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師事蕭穎士。貞元中及第，以
監察御史裏行，出爲東陽令。建中元年，奏課爲浙東
最。拜殿中侍御史。在東陽時，送前政顧令，詩曰：祖帳
臨蛟室。黎人擁鵠舟。坐籃高士去。繼組鄙夫留。白日
落寒水。清風遶曲洲。相看作離別。一倍不禁愁。將赴
湖南，留別東陽寮友曰：智力苦不足。黎甿殊未安。忽
從新命去。復隔舊僚歡。曉路整車馬。離亭會衣冠。水
堅細流咽。燒盡亂峰寒。耆老相餞送。兒童亦悲酸。桐
鄉寄生怨。欲話此情難。蘭谿棹歌曰：涼月如眉掛柳

灣。越中山色鏡中看。蘭谿三月桃花雨。半夜鯉魚來上灘。蕙溪亭曰。蕙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欄。燕子不歸春又去。一汀晚雨杏花寒。叔倫去思碣。陸長源文。宋淳熙中移其石於郡齋。

錢藻

宋錢藻。熙寧間知婺州。蕙軾送行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

蕙遲

蕙遲。輒長子。字伯克。建炎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奏本州皇祐初。額羅一萬疋。今增至六萬疋。乞寬卹。得

請如皇祐法、後遲遂家於婺、莖蘭谿靈洞、民爲祠以祀、婺之蕪氏自遲始、簡字伯業、遲之弟、累官帥廣、又帥洪、有山堂集二十卷、諤簡之子、累官江東提刑、有拙齋集、籀遲之子、累官夔府參議、少侍穎濱、兒稱屍以道、諸公有雙溪集十五卷、穎濱遺言一卷、

王居正

王居正、字則中、維揚人、紹興中知婺州、州額貢羅萬疋、後歲增至五倍、民大絀、居正三具疏、請減如額、復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不可、督益急、居正持其檄、不下、復疏、陳五不可以請、遂得罷、他日居正道過婺州、

州人迎拜曰。公去婺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居正素與秦檜善。及檜執政。乃失望。居正見上曰。秦檜欲圖中興。臣所心服。今設施止此。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終身恨之。額羅以蕪遲言罷矣。如何又增至五倍。豈暫罷而復增乎。

吳芾

吳芾官婺時。轉運移州供御爐炭。下其式。非胡桃紋。鶉鴿色。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深山窮谷之民。以炭爲業者。惡知所謂胡桃紋。鶉鴿色也。上方躬簡儉以新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爲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况

附火取溫暖而已。豈較炭之紋色耶。

李椿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乾道中知婺州，會詔市牛筋五千觔，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爲收前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卒。朱熹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洪邁

洪邁字景盧，江西饒州人，皓幼子也。登紹興進士，屢典大郡。淳熙十一年出守婺州，政績卓異。婺軍素驕，一日請以緡易帛，所司難之，遂甲而諫，邁擒其渠五

十餘人鞠首惡斬之一軍肅然孝宗聞之曰不謂書
生能臨事達權如此又奏繕境內陂湖塘堰八百三
十七所仕至端明殿學士卒謚文敏邁與兄适遵皆
有文章名致貴顯邁尤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脩衆
體在婺常輯唐人絕句萬首歸老時進御重華宮孝
宗嘉歎賜資優沃又書博洽堂三字以賜稽古之榮
一時莫並所著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洪遵以
詞科中選卽入館以不附秦禧乞外通判婺州有惠
政嘗修東陽志十卷婺之有志自遵始

趙汝安茶坑

趙汝安字茂實以宗室子知婺州嘗薦何基王栢於朝

蔡抗字仲節建陽人元定孫也蔡氏自牧堂老人至沉兄弟皆績學不仕暨抗始顯以淳祐十一年知婺州初下車卽踵何基王栢之門請主教麗澤而婺之人士始興起於學

范之才姚舜明蕭振

范之才宣和二年九月以朝散郎官婺州

不詳何職次年

重築郡城以防睦寇

姚舜明嵯縣人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郡盜響應連

陌杭睦衢婺處歙六州舜明以兩浙提刑爲婺州通判遂權州事時道阻不行舜明乃招集流亡兵數千穿賊境入郭晨登城以覘賊飛矢雨集舜明乃以石擊賊少却開門出戰賊遂大潰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政和八年進士爲婺州司兵參軍方臘寇東陽群盜競起婺卒懷反側欲叛應賊官吏震惕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數千人日習戰以備不虞異謀遂息方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傭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而民不擾

胡望姿州教授、方臘寇婺、望以勇武自奮遇害、舉家皆歿、詔贈奉議郎、廕其二子、

陳天瑞

陳天瑞字景祥、臨海人、咸淳間爲長山令、有能名、師事王栢、明性理之學、志行廉潔、宋末隱居不仕、詩文古淡、倣陶靖節所著、有甲子集五十卷、宋亡、婺州七邑令不仕元者、惟長山令陳天瑞、義烏令周密、周密字公謹、號草窻、錢塘人、工詩典雅、兼善畫、晚乃歸老弁山、號弁陽老人、半軒集有題周草窻畫像曰、宋運旣徂、杭有弁陽周草窻、志節不屈、觀其自讚之詞、可

概見焉。所著書曰志雅堂雜鈔、癸辛雜志、齊東野語、浩然齋視聽鈔、絕妙好詞、藝流供奉志、贊洲漁笛譜、載金華雜志、然府志、義烏令無周密、蓋遺之也。

舒邦弼汪綱

舒邦弼、蘭谿令、宣和三年至任、當睦寇焚掠之餘、閭閻蕩析、邦弼多方撫綏、卒能還定安集、建縣治、創新修舊、百廢具舉、一時歌頌。

汪綱、黟縣人、蘭谿令、紹興中至任、決摘如神、歲大旱、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計、備以食、又請假常平錢爲糴本、循環賑濟、全活甚多、部使列爲一

道荒政之最。後以流言去職。民相率投匭直其事。

江文衡孫度高參

江文衡字平叔。衢人。嘉定中知蘭谿。孫度高參無考。吳師道曰。近世壁記未亡時。聞諸長老談其賢者。遠則舒邦弼。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參。是數百年所稱道者。僅此可勝歎哉。蘭人至今據吳正傳數語。相傳爲賢宰云。

論曰。爲民父母。苟有實惠及民。則雖相去數百年。人代屢易。猶將樂道其事。以思之。至於其事不傳。則樂道其名。至於其名不傳。僅舉其姓。而牙頰之

間。尚。有。餘。芬。如。赤。子。離。懷。聞。其。母。之。聲。而。卽。喜。者。
誰。謂。良。吏。可。爲。而。不。可。爲。哉。嗚。呼。世。遠。年。湮。則。雖。
刊。碑。而。頌。建。祠。而。祀。猶。未。深。信。而。取。憑。乎。賢。者。之。
一。言。非。能。文。君。子。孰。能。如。是。而。言。之。見。信。於。世。又。
豈。徒。以。其。文。哉。

徐丞

徐丞亡其名。宋建初官蘭谿丞。時縣令邱宣教。因上
元會同僚宅眷。徐妻赴席。歸尤其夫曰。爾官序去知
縣不遠。今知縣宅眷。華衣盛飾。我欲一釵不可得。使
我面慚。丞曰。汝欲一家骨肉相保。且粗衣淡飯度日。

若做得守俸，即便從容矣。今做小官，不能節儉，便受
奢華，非上盜於官，卽下取於民。一場敗缺，官休身辱，
連骨肉也難報。妻曰：何至是也？丞曰：縣丞極難做，凡
斷詞訟，百姓得理則喜，失理則怒。公吏之輩，得意則
悅，失意則怨。怨怒交至，舉目窺伺。一有不謹，小則劫
持，大則興訟，喪家失身，由此始矣。未幾，卽宰被訟，漕
臺勒官取勘，骨肉狼狽。徐丞後官至正郎，典數郡，廕
二子，以壽終於家。

孫伯虎

孫伯虎，永康尉。陳亮薦之於叅知政事。周葵曰：伯虎

文章清古。議論純正。臨機精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煩劇而不亂。民有訟。皆請於州。願決諸尉。及攝邑篆。民相戒。毋以事至庭。永人德之。祀諸名宦。

王霖龍

王霖龍。三山人。景定五年。爲浦江令。奉公勤政。百廢具舉。民有兄弟訟者。愀然曰。是令之化未孚也。乃授以孝經。俾朝夕誦。由是感悟。和好如初。嶠村氓久不輸賦。移文責之。民欣然相率。拜庭下曰。吾侯清聲稔矣。何幸得親見。悉完積負。後轉奉議郎。

徐永益

〔元〕徐永益，金華令，字友直，平陽人。至正間任。王禕嘗曰：「婺之屬縣，六十年爲令，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義烏周自強，武義許廣大，金華徐永益是也。」

怯失烈

怯失烈，字吉甫，蘭谿令。至正間至任，以清靜爲治，惠愛爲心，門無私謁，庭無健訟，吏不敢縱，民不敢欺。時詔賜天下年九十者帛二疋，八十者帛一疋。烈周歷境內，雖窮山絕壑，必親臨其家，手授之帛，爲道天子隆恩，召其子孫而勗以孝養焉。

論曰：吾所見今養老者三矣。詔書初下，百姓鼓舞。

稱慶。久之則寂然無聲。或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
亡十之二矣。又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又亡其十
之二矣。比至其期。或賜十而給六焉。或賜十而給
五焉。窮鄉之民。輿擡至邑。計所得僅足以償失。各
邑類然。嗚呼。如怯失公者。不誠曠代一人哉。

亦憐真

亦憐真。字毅齋。義烏達魯化赤。爲政明敏。仁恕。以恩
信爲本。時田政久廢。徭役不均。乃覈實畝。以定賦役。
值歲歉。田使者將徵其稅。力言之。得免十之八九。民
深德之。修學校。勸農桑。一切縣治官舍頽廢者。盡新

之民爲立去思碑、

周自強

周自強、義烏尹、至正間任、爲人性度寬厚、周知物情、政治大行、民畏而愛之、

劉元

劉元、大都人、元統初爲武義尹、惟携一子一僕、剛毅廉介、一錢不取、時浙東憲司構一公堂、俾元斂材運甓、元不從、出曰、一公何在、竟拂衣歸、

許廣大

許廣大、天台人、以進士爲武義尹、政聲甚著、他邑訟

不決皆來質成。熟溪水潰岸崩。廣大築石堤以捍水。患民稱曰許公堤。祀名宦。

論曰。元制邑有達魯化赤以監政。有縣尹以出政。終元世。每縣合不下四十人。通七邑計之。將三百人。而可志者如此。甚矣循吏之難也。

王宗顯

明王宗顯。字仲良。和州烏江人。洪武初克婺州。改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廼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按洪武克婺州、改爲寧越府、乃戊戌年冬十二月、遂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屯戍於婺、至壬寅二月、苗兵反、苗將蔣英始殺叅政胡大海、宗顯爲寧越知府、乃在明祖初克婺州之日、至壬寅已三年矣、蔣英之亂、孫炎諸人皆死於婺、未審宗顯何如。

張熙

張熙、洪武初爲金華主簿、及去任、朝廷遣使巡浙東郡縣、問民疾苦、邑民乃言數年前有張主簿、愛民甚、民至今思之不忘、願得張君復來、使者以聞、上嘉歎、

三
卷之二十七
一
卽命爲金華郡守以慰民望尋遷侍儀使再出爲紹興守

論曰書云。明四目。達四聰。古帝爲治。四海之廣。生民疾苦。如在卧榻。而可以舉手濟之。非恃一己之聰明也。必將寄耳目於近臣。明之巡按。天子耳目之官也。而所以運此耳目者。全在人主之心。人主之心。失其聰明之宰。則雖一己之耳目。尙不爲用。况寄諸人以爲耳目者乎。積病旣深。巡按之官。不但不能達天子之聰明。而反從而亂之。於是乎其官亦廢。明祖御臣以嚴。左右不敢相嘗以僞。故末

吏之賢得以上聞。朝主簿而夕知府，豈必循資格哉。

石瑁

石瑁，字信之，山西應州人。正統間，知金華，適括寇起，繕城積粟，軍民仰賴。都御史軒輶奏其力弭盜賊，食足守固，民怡其仁，兵懾其義，賴及旁邑。瑁既去，遂起復，還任。超陞福建左布政，累官禮部尚書。

處州賊葉宗留等起，正統戊辰，巨猾陳諫胡爲之倡率，分兵四出，金華屬邑皆受焚掠。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奉命討賊，立砦於蘭谿南界，以禦寇。前

後計擒賊黨數百人，以功陞按察司副使。朝廷復遣都督徐恭、偕成等討賊，賊首葉宗留降。陳諫胡等以次就擒，惟恂得二引餘黨竄匿大山中，招之不服。景泰改元，得二衆復聚，出爲寇，勢猖獗。敗徐恭兵，殺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成因進兵武義，樹柵爲城以禦之，且戰且撫，賊黨解散，得二懼，復與四十餘人逃入山中，可計日而殲。或忌其成功，旁沮之，而賊勢復盛。掩至柵下，因風縱火，官兵潰，成遂遇害。朝廷贈官賜諡，配享越國公胡大海祠。成死，婺州之人如喪考妣。

李嗣

李嗣，字克成，南海人。知金華府。民謠云：廉明李刺史，愛民如赤子。祈晴便得晴，祈雨便得雨。

趙鶴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正德四年，知金華。鋤強革敝，雅尚文理。集正學編，金華文統刻於署。

論曰：文統選例甚嚴，類皆理學之文。蓋祖述呂東萊、宋文鑑、黜浮崇雅之例。其趣向可知矣。趙公能詩。見錢牧齋明詩選中。

劉蒞

劉滉字惟馨涪州人正德初以戶科給事中論劉瑾
去官瑾誅起知金華府滉爲人貌莊行古推誠待人
人亦不欺清操自持不折節上官請託盡絕爲政崇
大體重風教文詞雄偉頃刻數千言嘗追復先儒何
文定公邱墓又疏乞何王金許四先生從祀孔廟疏
曰奏爲褒崇正學以隆治道事竊惟道之顯晦有時
人之抑揚有數時可矣而道不顯是天欲終晦之也
數可矣而人不揚是天欲終抑之也然道顯則人亦
揚顧所遭何如耳昔孟軻氏歿吾道絕學千五百年
而周程張朱始續其傳朱熹之門聞道者衆黃幹乃

其適。則幹爲臨川令。金華何伯慧。適爲縣承。因命其子何基。師事焉。幹一見器重之。因告以聖賢之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乃悚惕受命。於是因黃幹之言。明朱熹之旨。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學者翕然從之。斯道遂大盛於東南。然則繼黃幹者。非何基乎。一傳而得同郡王栢。資稟英邁。勇於求道。盡探何基之秘。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講師。鄉之耆德班白。皆執弟子之禮。而師道爲之再盛。然則繼何基者。非王栢乎。再傳而得同郡金履祥。講貫益密。造詣益邃。益然春融。怡然

水釋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宋祚將移。樊襄圍急。履祥因進牽制禱虛之策。時不能用。遂不復仕。觀其所克拓。所論著。蓋親得何王之傳。而並擴之。然則繼王柏者。金履祥也。又傳而得同郡許謙。致遠鈞深。以聖人爲準的。旁搜博採。以義理爲折衷。其規模益宏大。其涵蓄益深遠。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楊吳越。不憚千里。皆來受業。四方之人。以不及其門爲恥。當時中外名臣薦者百數。至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觀其所體驗。所著述。蓋盡得何王金之蘊。而益克之。然則繼履祥者。許謙也。成化間。按察司僉事

辛訪亦嘗具奏。俱請從祀。未蒙准行。議者曰。羽翼斯道。莫如著述。何王金許之書。學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嗚呼。爲是說者。或未多得句。三金許之書。而讀之也。何基所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王柏所著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孟子通旨。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地理考。墨林類考。帝王歷數等書。金履祥所著有論孟攷證。補集註之所未備。通鑑前編。多先儒之所未發。其他如大學疏義。尚書表

註大曆初廉訪使鄭元中。自上其書於朝矣。許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觀史治忽。幾微。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等書。國初亦已梓行矣。雖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之顯行於世。其發明聖道。裨益程朱不少。其視吳澂。許衡。蓋不知其孰兄而孰弟也。臣學不足以博古。才不足以通今。未望聖道之蹊徑。安敢品題道學於數百載之上。但質之以大儒之格言。以觀其取與否。考之以諸儒之操存。以觀其醇與否。參之以其所著述。以觀其足以發明聖賢之道。否察之以天下之嚮慕。以觀

其有淑於後學否。今儒先之許可。既如此。諸儒之操存。與其所著述。又如此。天下後世學者。無不尊仰。又如此。則人心未嘗一日而忘諸儒之功也。臣望陛下隆真儒。彰明道統。乞勅多官會議。將羅從彥。李侗。黃幹。何基等七人。加其封爵。俾之從祀。使不至淪沒。則聖道有光。治道增重。臣是以不避僭踰。合行具本。差吏傅暹齎奏。以聞。疏上不報。公方會萃金華藏書。將與蘭谿姜麟纂修府志。未既解任去。其去思碑記。尙存府學。

姚文炤

姚文焰字在明莆田人嘉靖九年知金華扶隱汰冗剔蠹懲婪新費序治橋梁均徭賦通鹽鹺復豪右久沒之產決津要殺人之獄賑屬邑饑殍全活萬計其至心爲民如此又葺麗澤四賢書院建章文懿陸鶴山諸祠尋以政最遷老稚塞道扳留泣下爲立生祠勒石紀思時有十美政之謠遍傳郡邑而以爭復折根爲首明初定賦視田肥瘠以爲輕重重則起運本色次則存留而京庫折銀謂之輕賚明祖下婺知婺山田磽瘠故全浙折糧共十萬五百石而婺獨派十萬石有餘此量地制賦非有私於婺也以治閭湖州

屬邑偶值災傷，其民妄訴借撥金華折糧，以輕彼賦，上司不察，屢有紛更。至嘉靖初，本府折銀僅存二萬三千餘石，全婺緣此每歲多派糧銀三萬餘兩，不勝疲困。永康金華民應全、申冕、施大木，乃倡奏復之議，列狀司府。時郡守劉欒、張鉞相繼力爭，全等赴闕哀奏，大本道亡，而全與冕嘉靖十一年復隨郡守姚文焰赴省爭復。文焰與湖州守面質於布政司，辯論百端，義形於色。三司會勘，至嘉靖十二年准復折糧二萬一千三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九合，併前共四萬四千三百餘石，民困稍舒。至嘉靖十七年，衢州里長奏

懇撥湖州折米。管糧道妄將金華原復折糧數內撥與衢州二千九百石，撥與嘉興六百九十石，撥與湖州三百十石，共撥去三千九百石。時申冕已故，其弟申蘭與應全仍具情奏復。院司會議，折糧分撥已訖，乃將本府原派杭州倉糧四萬六百三十八石，改作預備輕資，民亦便之。後姚文焰官浙江布政司，檄府縣給匾以旌全等云。

論曰：吾郡以薄征減稅，惠桑梓者有三。一則胡侍郎奏免衢婺身丁銀。二則王得志奏請七邑停征。三則應全申冕施大本奏復折糧。胡公居高建言。

惠普而事易。王得志入幕代作。意善而力省。應全等以一介布衣。赴闕叩閭。事歷數年中。經變故一則在道身亡。一則兄終弟繼。卒能申明祖制。以紓鄉國。厥功甚偉。然姚公等亦與有力焉。觀其與湖守爭論。義形於色。非休戚同民而能之乎。至於位浙藩。表義民一事。而始終其間。真一郡福星矣。

李一元

李一元。字誦卿。直隸建德人。嘉靖間。知金華府。一元爲人剛正明察。周知吏情。誠僞凡有施爲。出人意表。每視事。吏抱案牘侍立。股慄不敢出聲。訟者數言曲

直立辨、折獄平允、迅速兩造不費一錢、賦則酌輕重、爲先後、縱征檄旁午、未嘗遣督郵下縣、時方征海、督府重歛、峻急以誤餉、被劾、仍以公論得免、躬尚儉約、僚屬化之、歷五年不調、或謂其無尺書以投政府、公嘆曰、吾豈以一官易所守哉、仍以憂去、八邑士民爲立生祠、

張朝瑞

張朝瑞、直隸海州人、進士、萬曆十六年任金華知府、居官以重道造士爲先、聞郡有何王金許四先生慨然曰、吾從此得師矣、卽建四先生祠、聚郡之弟子、頤

書其中、朔望延請、各荐紳講學焉、又開梅砂河、引秀水至城東、城中從此科第日盛、尋陞金衢道、

倪祥善

倪祥善、南直桐城人、貢士、崇禎十五年爲金華同知、清廉有惠政、適東陽許都反、師及金華、郡城戒嚴、時公署府篆、力爲保障、民賴以安、亂定、治諸從叛者、但誅渠首、餘皆釋之、直指上其功、陞處州知府、故老相傳許都之亂、其時平盜功、金華令徐調元獨多、弘光立南都、朱大典惡而殺之。

劉實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正統初爲金華通判、因旱奏請

寬貸使貧民得贖其子女，又奏免遞運船十隻，及八寶山採辦銀課，實於民一介不取，而自甘清苦，見名宦錄。

阮元聲

阮元聲，字無聲，號霞嶼，雲南馬龍人。進士，授金華推官之任。甫踰冠，清采如玉，溫然樂易，而內蘊精明。在任六載，清名遠播，而通達國體，善折獄。旣郡有大疑獄，必移以訊，決無虛日。推士若不及，諸賢入娑門，無停轍。詩文之交，座客嘗滿。才名甚盛，以高第入爲吏部主事，晉員外郎，典陝西試，卒於使車。時年三十三。

金華人士聞之，莫不流涕。公在任時，所輯有劉孝標沈休文合集、金華文徵、金華詩粹、呂東萊大事記，皆刻於宦署。

阮公撰文徵詩萃，多出金華縣學教諭楊德周、德周號齊莊、鄞縣乙科。德周於金華之書，無不經其漁獵，乃撮其精華，作金華雜誌五卷。其書顛珍珠船、鶴林玉露，其自序畧曰：此地經志之外，史學則

事記

呂東萊大事記

前編

仁山通鑑前編

三長，擅其名。類苑則考

索

山堂考索

淵海

記纂淵海

萬卷，擧其贖。徵信則賢達敬鄉。

賢達傳敬鄉錄

千秋表其芬。小子則所謂呂氏軒渠、鄭氏

塌碎云爾。殘山剩水。自知無當於品題。蔓草荒煙。所願微存其姓氏。愛我者必刺爲無用之學。知我者且憐其有托之鳴。德周喜爲詩。嘗刻其所作於雜志。其一尋清風樓曰。爲訪風光好。樓臺何處尋。翠微閣。郡郭睥睨倚雲岑。水遠孤城迥。天寒絕磴陰。荒碑堪弔古。苔蘚未全侵。其二登八詠樓。泱泱歌八詠。出守擅風流。高眺延朝爽。長吟起暮愁。迴峰雲入棟。積浦水明樓。莫論齊梁事。千秋調自遒。繼阮公而司李者。爲吳公載鰲。字崎菴。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風雅相等。而詩學過之。吳賜如曰。公

爲人恬曠夷雅，沈深好書，簿書手板間，往往與鉛
槧相亂，詞客屢相錯，片言出，莫不自失，其與人交，
爛然天真，人不忍欺，時通籍逾十年矣，敝車羸馬，
大布之衣，寒暑不易，家人子曰：食脫粟，顏色晬然，
其去郡惟圖書數十卷，兩奚椎結，携襆而行，給諫
姜應甲，貽以羊石一枚，答之三詩，曰：文饒平泉庄，
一石獨醒早，何如初平羊，眠雲嚙瑤草，樸極生幽
致，叩之何泠泠，臣心冰雪白，石氣對含青，別思臨
江雨，蕭蕭楚客情，孤舟將石去，不必問君平，又作
懷金華二賢詩曰：孝標實寓公，駱承乃起義，俱秉

千載尙秋霜。揭貞幟。隸事既取憎。草檄更誰媚。山水含幽光。冰心銘傲吏。其二曰。文雄今幾見。感慨託名叢。書未山靈發。崖先鬼斧劉。嵐青朝孰陟。烟紫暮空啣。曾見絕交論。寂寥無不堪。同時有兩吳。公其一。爲蘭谿。令吳國琦。號雪厓。桐城人。進士。爲令敏練有守。惠理著聞。吳賜如稱其貌。偉格清霍。若霜鶴之在高秋。雖爰書盈庭。恒有獨往之意。蕭然深山大澤間。人莫得而測也。又言國琦湛於內典。有高世行。以內艱去官。僦屋秣陵市中。居止單陋。茹蔬論茗。似苦行頭陀。其於詩好言少陵。稱其

真樸處人所難到。所著有水香閣草。臘月三夜月
日。練紋生歷歷。臨鏡擬江妃。邨樹忽孤出。水禽相
對飛。非關添客况。亦自助寒威。何處懷人切。開簾
恰上衣。雪意云。雪意驚高鳥。風聲滿櫟林。邨烟衝
水渡。孤磬隔峰沈。琴止燈初寂。江寒夢不深。勞舟
砂岸泊。漁父暮相尋。南郭有所遲。曰東峰連洞府。
雨水護孤城。更有一山秀。朝朝與送迎。燒青官渡。
亂沙靜野。鳧行委曲郭南路。遙懸驛吏情。恰似灑
江驛景
武林公署有所遲。曰朝來思揖客。至此午初沈。一
葉長廊下。能生靜者心。渡江何處雨。窺坐隔簾禽。

五斗非吾意。逢迎不可禁。他句如倦夜。醺銷後。霜寒。夢返時。燈火意何靜。川原別已深。郵孤燈火夜。水濶。鴈鴻天。江氣潮初動。詩情雨後孤。棹偏移閣。勢山欲學江空。雲平不辨樹。霜滿欲迷橋。交重。怨來。往。言微。惜古今。羣峰當磬寂。孤棹破江來。皆清迥。高素似其為人。吳賜如又載汪左司馬道昆字伯玉。歙人。舉進士。令義烏時。年甫弱冠。精緻廉斷。決無所避就。威惠甚著。在婺時。屬草蓋寡。其後倡白榆社。主盟辭壇。招胡元瑞入白榆社。曰。結社。恂。逾半陸沉。維舟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几。流。

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信宿到山陰。不緣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喜方翁恬至肇林。時作佛事白。有客維舟漸水濤。恰逢玄度住東林。蟠桃計日經三熟。砥樹彌天近百尋。奉足特參無量壽。觀身那得未來心。也知初地空塵刹。莫向流砂問陸沉。送張虞部調常州別駕還婆覬省。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罪。佐郡且藏名。落日梁溪棹。平蕪潑水城。秋風回首地。淚滿逐臣纓。幸爾遭微譴。移官傍故鄉。君恩深賈誼。郡牧得王祥。作客才難盡。寧親願不忘。清時多雨

露之子慎風霜

論曰。自楊先生齊莊以下。凡四君。府志宦跡所不載。皆從附記。治此邦者。不多文吏。能以清詞麗藻。光寵鄙郡。如僊樂雲璈。偶然一奏。不能常聞。君子之至於斯。苟有文焉。不可以不志也。